

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

康有玺 主编

Zhi Shi Zhi Shu

知识之书

〔波斯〕安萨里◎著

康有玺◎译



你当求学，
因为在你贫穷的时候，
知识是你的财富；
在你富裕的时候，
知识是你的装饰。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已出书目

- 《信仰与人生》
(埃及) 格尔达威◎著
- 《音乐的西流》
(日本) 岸边成雄◎著
- 《芦笛：来自心灵的乐章》
(土耳其) 奥斯曼·努日·托普巴希◎著
- 《伊斯兰几何模式的对称》
赛易德·简·阿巴斯
(英国) 阿穆尔·沙克尔·萨勒曼◎著
- 《穆斯林与当今世界宗教图景：
比较宗教学研究文集》
(斯里兰卡) 迪尼·穆罕默德◎著
- 《知识之书》
(波斯) 安萨里◎著

项目策划：丁丽萍

责任编辑：杨 皎 丁丽萍

封面设计：邵士雷



多年来,对于伊斯兰教的研究和认识,由于各种原因,还相对薄弱。很多伊斯兰研究的原始资料亟待翻译,一些伊斯兰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缺乏介绍,读者对于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还认识不够。鉴于此,我们出版了这套《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

我所说的宗教不是弱者的避难所,而是强者的武器,是勇者的动力,激励人成为环境的主人,而非世俗的俘虏和奴隶。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ISBN 978-7-227-06625-5



9 787227 066255 >

定价: 30.00元

· 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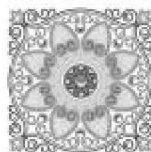
康有玺 主编

Zhi Shi Zhi Shu

知识之书

〔波斯〕安萨里◎著

康有玺◎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之书 / [波斯]安萨里著;康有玺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3

(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 / 康有玺主编)

ISBN 978-7-227-06625-5

I. ①知… II. ①安… ②康… III. ①伊斯兰教—基
本知识 IV. ①B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1663 号

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

康有玺 主编

知识之书

[波斯]安萨里 著 康有玺 译

项目策划 丁丽萍
责任编辑 杨 皎 丁丽萍
封面设计 邵士雷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4689

开本 875 mm × 1270 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625-5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编委会：

主 编：康有玺

副主编：王 希 陈志红 陈玉峰 马 勇

顾 问：周 君 贺梅凤 马孝穆 马瑞轩 马利克
马骧虎 马中华 何伟斌 苏厚青 王永成
马毅成 马建军 田彦奎 何启豪 苏 顺
马小平 尹峻岭 白海林 蔡洪才 曹 源
马哲峰 雷 锋 丁 宁 白 贵 白明晶
金 鉴 李 珍 李金儒 李玉贵 米传勇
马 翔 王建力 虎良勇 虎嵩林 魏建明
赵鹏程 马勒思 王国强 顾义河 马雅清
马 勇 沙 安 张福根 海笑恩裕
风云穆民



总 序

习近平主席提出并制订的“一带一路”理念和倡议,是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合作共赢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横穿中亚、东南亚、西亚,并沟通东非和欧洲,途经很多传统上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了解伊斯兰文化和传统,对于增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友谊,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丛书的宗旨,即在于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伊斯兰文化和思想的基本和精粹,并为丰富汉语伊斯兰学术翻译和研究添砖加瓦。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友谊源远流长。从汉朝丝绸之路的初始开辟,到唐朝黄金时代的繁荣,再到蒙古帝国的驰骋欧亚,穆斯林商人、学者和士兵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而今,中国商人和移民的身影又遍布在伊斯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吉隆坡,到迪拜,再到卡萨布兰卡。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也为这种经济和文化上的交融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是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地球村的出现,这两种文化更是呈现息息相关、难分难解的状态。

在中国学术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宗教这一人类生活持久现象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然而,其对于伊斯兰教的研究和认识,由于各种原因,还相对薄弱。很多伊斯兰研究的原始资料亟待翻译,一些伊斯兰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缺乏介绍,读者们对于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还认识不够。《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的编辑出版,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学术全面发展,而且增强中国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并有利于中国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本丛书包括古今重要伊斯兰典籍的翻译和阐释。这项工作的完成有赖于各位同仁的帮助和合作。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吴月霞、总编辑何志明、编辑丁丽萍,以及国家宗教局同仁们的协助,是为序。

康有玺

2015年6月18日



知识的维度

——译者序

关于安萨里

安萨里(1058—1111年),1058年出生在位于波斯(现伊朗境内)呼罗珊图斯的一个名叫塔巴苒的小镇。他幼年丧父,由其父之密友、一位苏非派学者抚育成人。早年受传统伊斯兰教育,记忆力惊人,他不仅通背全部《古兰经》,而且背记了海量“圣训”。他是公认的伊斯兰教权威教义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教育家、神秘主义及神秘主义理论家。

安萨里一生撰有教义学、教法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苏非灵知学、比较宗教学、教派史学等方面的著作约400部,除现存70多部之外,其他基本都已散失。其中《宗教学科的复兴》一书的简缩本《圣学复苏精义》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1年出版;《迷途指津》和《致孩子》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12年第二次再版;《光龛》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他的著作亦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伊斯兰教学者誉他为“伊斯兰教的伟大复兴者”“圣教的光彩”和“伊斯兰教权威”。西方学者称他为

“伊斯兰教的奥古斯丁”和“苏非神秘哲学的大师”。

无论是对于古今伊斯兰思想界，抑或是对于古今西方思想界，安萨里都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其思想之敏锐、学术论域之宽广，是至今学术界仍然挖掘不尽的宝藏。

《知识之书》的目标

单就书名而言，我们会简单地做出该书作者是在谈论知识的判断，但其所谈论的知识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海量“信息”吗？这就需要我们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简单的分析。

第一个层面的知识是信息，虽然对人很重要，但绝大部分信息既与个人生活无关，也同个人信仰无关。安萨里主张：是否掌握这种信息对个人生活和宗教心性修养没有任何影响。反之，人的寿命有限，应该用在更有意义的知识上。

第二个层面的知识是各个学科在过去积累而来的基础知识，这些基础知识非常庞大，大部分人究其一生都无法全部掌握。但安萨里主张一个人要进入某一学科，就需要对该学科的基础部分有一定的掌握，比如医学。

第三个层面的知识是工具性、方法论的知识，其中包括被安萨里归类的“第四层面的理性”。我们学习和运用知识需要一些方法，例如逻辑学、数学、法学和政治学等。

第四个层面的知识是真知（安萨里把真知归类为第五个层面），也有人翻译为灵知，是从阿拉伯语“易立目—麦阿瑞法”一词翻译而来，这正是安萨里在《知识之书》中所处理的最为关键的知识。真知是关乎人得救的知识，这需要先知道统中学习才能获得，与普通的信息和知识是完全不同的。普通的知识是向外的，但真知是向内的，这就是为什么安萨里在《知识之书》中反复

提及“认识自己的人才能认识真主”这段“圣训”。安萨里在他的这本大作中提到获得真知的两条途径:经典和揭示。这里的经典不仅指《古兰经》,而且也包括先知言行,以及圣门弟子的生活典范;揭示是启明的一种形式,只有那些在信仰、净化和彻悟方面达到很高层次的人,通过灵性揭示而非理性方可获得。

路 径

安萨里在他的这部《知识之书》中的根本目标是要显示通往内在知觉生命的道路,他想在他的读者当中唤醒根植于他们的内在的知觉或灵智,并提醒他们知识是他们达到崇拜和仆人身份这个工作的根本路径。所以,他在他的这部大作中对于知识的讨论,并不是提供一种大全或者全景式的理论模式或者解释,而是鼓励读者要超越所有的障碍和帷幕,进入真知或灵智,最终达到生命的完满。

那么,究竟何为“知识”,安萨里在他的《知识之书》中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引经据典大谈知识的诸等级、价值或优越性,一直到该书的第七章谈理智时仍然没有给出知识的定义。安萨里为何如此安排,我猜测那个时代的人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只注重一些表面粗浅的知识,而对于生命之内在知识缺乏兴趣,诚如安萨里所说:

“这门学问已经变得陌生且被遗忘了。当一个学者对其深入一点点的时候,就会被视为奇怪的而被疏远……大多数人因其天性的原因而倾向于简单易行,但真理确实是苦涩的,持守真理更加艰难,深入了解它难上加难,其道路崎岖难行,尤其是认识心灵的诸种属性,从可贬的一些德性上净化它,这就需要灵魂长期不断地坚持奋斗……”

知 识

何为知识或者如何定义知识，安萨里给出了如下解释：“就知识对每个穆斯林都是主命来说，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人多达 20 多个派系，我们对此不一一详述，但总的来说，每个派系都坚持各自所持守的知识才是必然的。思辨教义学家们说：它就是思辨教义学，因为通过思辨教义学，人们才能够晓得讨黑德；通过思辨教义学，人们才能够知道真主的本体和诸德性。法学家们说：它是法学，因为人们通过法学而知道各种宗教功修、合法的和非合法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被禁止的和被允许的以及一般人在不是异常的情况下所需求的。经注学家和‘圣训’学家们说：它是经典和逊奈的知识，因为通过经典和逊奈，人们可以获致所有的学科。苏非们则说：它指的是这样的知识，即他们中有人认为它是仆人从真主那里知道自己的状态和位置的知识；他们中还有人认为它是与真诚和灵魂的各种痛苦相关的知识，是区分真主的追随者和恶魔的追随者的知识；他们中还有人认为它是内在的学问，只有那些被选择的人应当去寻求，他们才是它的家属。（按以上这些说法）苏非们拒绝知识这个词汇的一般意义。”

实际上，安萨里在每一章中都似乎碰触到了“知识”的界定，但又很快地滑了过去，因为在他的体系当中，“知识”是极其复杂的，其之所以不可定义是因为它包含“今世的学科”和“后世的学科”，其中仅“后世的科学被分为实践的科学和揭示的科学。揭示的科学指的是灵智，并且是只指灵智。实践的科学指的是一种知识，以及与那种知识相符的行为”。安萨里明确地说：“这本书的目的是只处理实践的科学，而不处理揭示的科学，因为揭示的科学是不被允许在著作当中揭露的，尽管它是求道者们的最终目

标,以及诚信者们所渴望的。”

既然揭示的知识被禁止在书中揭露,那么如何理解揭示的知识呢?安萨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至于揭示的知识,先知们只是通过一些象征、暗示、比喻和简略的方式提及它,因为他们知道人的大脑不能够全面理解它。所以,由于有学问的人是先知们的继承者,他们不得不跟随先知们的脚步,不得不模仿他们的道路。”所以,实践的科学可以成为一条把人引向揭示的途径,真主的仆人们正是通过这条途径和普通大众进行沟通,通过揭示给予人们引导,而他们常用的手法是通过象征、暗示、比喻和或简或繁的方式来触及揭示的知识,这是基于普通大众无法全面理解这种知识或者灵智的原因所致。所以,普通大众想要达到“近主”的境界,必须经过“真主的朋友们”的揭示和自身的苦修这种双向的际遇,以便获得理性认识无从达到的超验认知或者真知。

知识的类型

由于安萨里把后世的知识分为“揭示的学科”和“实践的学科”,并进一步规定不得在文本中揭露揭示的学科,所以,他就着手对实践的学科所涵盖的知识进行了归类,“可嘉的知识”和“可贬的知识”这样两个概念在学术史上诞生了,而其中“可嘉的知识”又分很多类,每一类都太宏大太多样,以至于他不得不对每一个类别做出细致的分析和阐释,但所有的类别之间都会有一些统一性的主题,且在这些主题之间有着非常令人吃惊的平衡。他在每一章讨论一个主题的同时,也把该主题的多样的形式在不同的境况下显示出来。

安萨里同时把“可嘉的知识”和“可贬的知识”与“感官的功

能”和“心的功能”相联系,并最终把实践的学科划定为 4 个部分。

“实践的科学又分为外在的科学和内在的科学。外在的科学,我指的是感官的功能;内在的科学,我指的是心的功能。身体的感官履行功修或者是习俗,而心因为它从感觉上脱离的,并且是属于统驭界(阿勒姆—麦勒库提)。所以,它会受到可赞美的或者可谴责的影响。故此,无可避免的,这种科学自身又分为两部分:外在的和内在的。外在的是关于感觉的,它又可被分为习俗和功修。内在的和心的情况与灵魂的品质相关联,它又可分为可赞的和可贬的。所有这些组成了实践的科学的 4 个部分。就实践的科学方面的这种划分,没有人反对。”

知识的价值

安萨里的著作试图根据知识的目的的程度而揭示人类可能认识到的事物的范围,尽管不是事无巨细也罢。这就是为什么《知识之书》是安萨里的《宗教学科的复兴》一书以及所有他的哲学、逻辑学、法学、思辨教义学、教派史学、真知学、唯一神论学、劝导学、伦理学、礼仪学、心学等 40 多个学科的导论,虽然他在这部书里没有面面俱到地细致地对这些学科展开分析,但是为他后来的所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他的《知识之书》为他的奠基性著作也不为过。安萨里之所以要把知识进一步地划分为可嘉的和可贬的,那是由于这些知识的对象——他所期望的后学之人或修道之人少走弯路,通过他的论述晓得是哪一门学科或者哪些学科一旦知道了会对人们更有益处或者更有价值。

正是基于价值或者目的的维度，读者需要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可嘉的知识和可贬的知识，也就是说要根据讨黑德（唯一神论）、先知预言和向真主回归这三个信仰的原则来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价值的知识只能是那些有关真实并且帮助人回归到真主那里的知识，安萨里常用的两个概念就是净化和弃世。任何知识如若不能在这些方面产生价值，它就不是《古兰经》的知识，所以也就不是伊斯兰教的知识，甚至一个人可以说寻求它是低于人的尊严的，这就是为何有些知识尽管是知识，却是可贬的。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和个人层面上的一些知识也许是需要，但是这些知识只应当被作为一种寻求更高的知识的必要准备来被寻求：

“要加倍重视内学、心灵自检、认识后世之道和后世之功修，真正盼望通过苦修和自我监督来揭示这一切，因为苦修会导向实践，内心的细微的慧识会借此从中涌出。至于书本和教学，却不能实现这一切。智慧是超越限制和计算的，它只能通过苦修、自我慎思、内外的功修，以及在心灵以纯粹的省思而在场的同时，默默地与真主同在、为真主而断绝一切，这是神示的钥匙，揭示的源泉。多少求知的人，学习一生，也未能超越自己所听到的知识！那些只重视重点学习，致力于践行和心灵自检的人，真主为其开启了智慧的源泉，有理智的人从中求之不尽。因此，穆圣说：‘谁践行自己所知道的知识，真主就让他继承他所不知道的知识。’”

理 性

“理性”是被今人最为广泛应用的一个词汇，但同时也是最多歧义最为模糊的一个词汇。安萨里在他的《知识之书》里坚持

认为理性应该有它自己的界限,因为感性、理性和信仰都有各自的界限。就感性而言,人们可以由感官的判断而得出结论,但有些结论经过经验的判断之后会被理性否定,比如视觉看到星星只有钱币般大小,但几何学证明它们的体积比地球还要大。那么,理性就是可靠的吗?安萨里最后推定,理性也有它自己的范围,理性及由此获得的知识是基于必然性的领域,超越了这个范围就是无效的,比如10大于3,不能同时否定和肯定同一事物等这些被认为是确定的和自明的东西。“只固守传统教义而无视理性的人,是蠢人;只依赖理性而不顾《古兰经》和逊奈的人是迷失了方向的人。”

安萨里接着论述道:“理性无力识别药物的有用功能,除非通过实验这个途径方可知药物的功用。同理,理性也无力识别对于后世生命有用的东西,尤其是由于这些东西不可能被实验,除非某些死去的人能回来,并且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仰和工作是被主所接受的,是有用的,并且把人带到更靠近他。所以,功修不会使得仆人远离他的主宰,信仰也是如此。故此,不要有这样的期望!如果你的有益的理性引导你信使者,并且使得你理解他的指点的诸意义,那你应该满足了,此后你当搁置理性,坚守跟随,你必获得平安!”

安萨里清楚地说明了并非所有宗教真理都是可以以常识为基础的观察方法或科学的实验所充分地检验、确立或驳倒的。他强调,许多宗教真理都超越人类的推理能力,因而仅凭理性的方法或感官的观察是不能完全加以认识和检验的。所以,宗教传统必然会为发现宗教真理和检验所提出的宗教真理的方法做出规定,这种规定就是超越理性的真主的启示,以及先知的传统:

“……如果有人以为揭开蒙蔽要靠纯粹的证据,那他就已

把安拉的洪恩大大的缩小了！有人曾就‘安拉欲使谁遵循正道，就使谁的心胸为伊斯兰敞开’这段《古兰经》节文中的‘敞开’一词请教使者穆罕默德，使者说：‘意指安拉射在人的内心中的光。’那人又问道：‘有何标记呢？’使者回答说：‘离开虚幻的现世宅院，走向永久的后世家园。’这也就是使者曾说过的：‘安拉创造人类于黑暗之中，而后又把光洒向人类。’人类应该从这个光中求得揭开蒙蔽，因为这道光是从慷慨的主那里不时喷涌而出的，是属于启示的一部分，所以应该等待。诚如使者所说：‘的确，你们的一生都伴随着来自你们的主的无数馥郁芳香，故当求之。’”

一点说明

安萨里的这部《知识之书》已经存在了千余年，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伊斯兰文化典籍。中国读者在阅读和研习时，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正确处理好书籍文本与国法的关系。如果本书的问世能为中国学术界在研究伊斯兰教方面提供第一手资料，并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添砖加瓦，那么我的翻译初衷也就达到了。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吴月霞、总编辑何志明、责任编辑丁丽萍和杨皎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局的审读，正是这些同仁负责的工作，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最后，我想要说的是，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这部书必然存在诸多不足，还望读者朋友给予批评指正，是为序。

2016年9月6日于北卡绿堡山庄